

隨丙

丁
筆
龜

兆鑑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鑑龜丁丙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振

祥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丙丁龜鑑序

臣望聞以銅爲鑑。可知妍醜。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以古爲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億兆之休戚。其於歷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儆省之功深矣。昔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心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爲計。不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臣豐豐忠赤。無以自見。每有整不恤緯。憂在宗周之心。况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寧處。臣不佞遂徧搜諸史。竊惟是歲爲厄。從古而然。帝王之代。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於五代。爲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載。災異變故。不可枚舉。獨漢延熹丙午朔。日有食。晉太康丙午丁未朔。日皆食。信乎陰陽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變異以來。未有不兆於人爲者。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異疎。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變異密。丙丁之厄。皆厄也。其厄於延熹者。以延熹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朝。夷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撫其實。目曰丙丁龜鑑。釐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根於理。必以是書而盡見。且知人主一日不可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

序。

丙丁龜鑑序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序

今并作六卷

進丙丁龜鑑表

臣望伏以正次王。王次春。頌萬民之治義。史載事。事載道。有前代之元龜。匪明氣數之興亡。曷示始終之勸戒。言非所當。罪不容誅。臣實懼實惶。頓首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獲際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嫠不恤緯。憂在宗周。吾欲使君上爲堯舜。况災見夏行之朔。而運當晉厄之年。是殆水陰。幾勝火德。信知有數。決匪偶然。苟曰無之。胡爲至此。痛思夫今日莫返頽波。尙論乎古人具垂成鑑。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冊之政可尋。十常九失。棲燈勘義。滴露研珠。姑援實以斷時宜。敢飾說以欺天聽。矧君子雖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天理雖明。而人欲之蠹未盡消。中國或浸於外夷。大綱未聯於小紀。四方蹙蹙而靡騁。萬民替替而不安。輔成有賴於大臣。所重尤關於太子。茲蓋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震主之宜。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勵精之治。毋使億兆翫聞更化之言。臣忍死籲天。措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奉詣天庭。上進以聞。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上表

丙丁龜鑑卷之一

宋 三衢柴 望輯

秦

昭襄王姓嬴氏

五十二年丙午 五十三年丁未

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魏安釐王十二年 韓桓惠王十八年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憲狐之聚。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秦丞相范雎免。燕客蔡

澤爲秦丞相。

五十三年楚九年 燕王嘉元年 魏二十三年 趙十二年 韓十九年 齊十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臣望謹按秦昭王五十二年丙午爲周亡之年。人以爲周之厄歲也。昔武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則周之亡當在威烈王卽位之六年。今卒過其歷百六十有七年。爲八百六十七年。蓋文武成康積德之效也。人主苟能修德。又非數之所能囿者。觀於周歷。蓋可見矣。

西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十二年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兵遇於蘄西。望其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遂大戰。布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上還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謫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陽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下。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立兄子濞爲吳王。帝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召至。撫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難。豈若耶。天下一家。謹勿反。濞曰。不敢。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計曰。噲帝之故人也。斬之恐後悔。詔噲檻車傳詣長安。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夏四月。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乃發喪。太子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盈卽惠帝。

孝惠皇帝

元年丁未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鴆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臣望謹按高帝伐黥布。呂后殺戚夫人。竊以爲人主心術。不可不謹也。孟軻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漢高帝以功臣興。及天下初定。首戮韓信。醢彭越。信越固有罪。亦帝待人少恩。有以致之。布見信越誅夷。豈能無反。而帝以伐布遺害。夫君臣相戕。豈世道之福哉。後之論帝者。謂因僞遊雲夢。

而叛者四起。信乎爲人主者。尤不可不以誠心待臣下也。夫帝於君臣之間。固少恩也。而帝於父子之間。亦豈有真心者。溺於戚氏之愛。遂欲變置太子。終使呂后不勝其忿。遂有人彘之慘。帝不知念惠帝之爲其子。后亦豈念趙王如意之爲帝子。信乎人主一心。行於天下。行於宮庭。其亦一本之以誠也。至誠一念。達乎蠻貊。而況於家庭乎。況於臣下乎。故觀高惠之丙午丁未。則知其厄於理。而非厄於數也。

孝武皇帝

建元六年丙午 元光元年丁未

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蚡受四方賂遺。每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人主。嘗薦人至二千石。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稍退。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竊恐將吏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王恢以便宜按兵告安國。而使使奉頭馳奏。詔罷兵。汲黯爲主爵都尉。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萬

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黯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曰。匈奴和親。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罷乏。虜已全制其弊。此危道也。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封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帝因此開邊。繼召王恢說誘匈奴之策。兵連禍結。海內虛耗。

臣望謹按漢開邊自此始。是漢建元元光丙午丁未之一厄也。自古有中國。必有夷狄。孟軻氏謂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漢武帝聽王恢開邊之議。必欲掃穴犁庭。使夷狄絕無噍類。連年出師。海內虛耗。土馬物故而後悔。帝亦好大喜功之心。誤之也。審如是。則夷狄亂華。將遂縱之而莫遏歟。中國猶元氣也。夷狄猶客氣也。元氣旣壯。而後外邪客氣不能入。誠使主德清明。朝綱振舉。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序。億兆萬姓樂其生。則夷狄雖頑。自將稽首闕庭下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鎮服外夷之道。無以易此。

孝昭皇帝

元鳳六年丙午 元平元年丁未

元鳳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烏垣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元平元年春。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四月。帝崩。無嗣。武帝子。廣陵王失道。光承皇后詔。迎立昌邑王賀。賀昌邑哀王子。

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畋。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尊壽命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勤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不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曰。大王知膠西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儼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悅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謹。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惡。數言危亡之戒。願內自揆度。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以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游。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欲何之。光責安世。以爲泄語。安事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臣下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

驚以此益重經術之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承祖宗。太后乃幸未央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王離席以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聽，日益甚，恐危社稷，謹與博士議，皆曰：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王。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昌邑邸。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己，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己，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令乳養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詔繫獄者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皇曾孫乎？穰還奏，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曾孫高材好學，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己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己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即宣帝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人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義年八十餘，貌若老嫗，議者謂光置丞相，用可制者。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許氏帝側微時所

娶。議立皇后時。皆心光少女成君。至定。乃立許氏。歲餘。光始封后父許廣漢爲昌成侯。遂召霍氏擅權。許

氏服毒之禍。末二句文異。

許后服毒事。係宣帝本始三年。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謂女醫淳于衍曰。皇后當娠。曰可因投毒藥去之。成君卽爲皇后矣。皇后媿身後。飲附子。遂煩癩崩。皆因霍氏恃權立功。至於擅權故事。係於此。

臣望謹按元平元年。霍光廢立之事。非丙午丁未之一厄歟。大臣任社稷之寄。扶顛持危。受命托孤。此足以見大節。今光捨廣陵王而立昌邑。又廢昌邑而立宣帝。廢置人主。若玩嬰兒於掌股間。如百金之家。欲易一子且不可。而況萬乘之君乎。孟軻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光者。雖未至於篡。其心已不容誅矣。

孝成皇帝

永始二年丙午 永始三年丁未

永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卒。二月。星隕如雨。星隕釋。是月晦日食。涼州刺史谷永上書。

言元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

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送死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

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薰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十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穿榜捶瘠。

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見。以昭其辜。主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湏蝶嫵。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悟。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心反覆熟省。上大怒。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大將軍。上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涓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故御史奏放罪惡。出爲北地都尉。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永始三年正月晦日食。冬罷甘泉泰畤。用匡衡之議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百餘。劉向曰。皆有神祇。誠未易動。上恨之。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皆復之。上頗好鬼神方術。谷永上書說上。上善其言。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上不納。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之盛。必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盤孟之銘。勸戒之器。所以防淫邪而納諸正道。帝不鑒此。倘機務之暇。親近儒生。使圖籍日陳於前。亦庶乎習聞正言。習行正行。何致晝醉踞妲己圖。與侍中日夜宴飲爲樂哉。夫入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班救其失。而放獨逢其惡。此孟軻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丙丁龜鑑卷之二

東漢

光武皇帝

建武廿二年丙午 建武廿三年丁未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戊辰地震裂十月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青州蝗匈奴單于畏漢乘其敵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李茂報命詔罷邊郡亭侯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書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章懷說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武陵蠻叛尙戰沒

臣望謹按班固論曰孝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荒乃表河朔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則知西域之通中國久矣孝武三十年兵革幕南無王庭獨西域不遣一鏃至是思漢威德願請都護帝謝而絕之夷狄帝王所不臣意帝其見於此未幾匈奴相繼遣使求漢和親帝遂詔邊郡罷亭侯招降烏桓諸酋夫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均之爲

降附。一受一卻。帝何所見哉。自此遂有戊申勾引南匈奴之事。交通北虜。卒爲漢家大患。沉幾先物。深略緯文者如是耶。故臣觀建武之丙午丁未。亦中興之厄歲也。

孝殤皇帝

延平元年丙午

延平元年正月改元。

和帝之子。生甫百日。太后立之。臨朝聽政。

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夏河垣東山崩。以尹勤

爲司空。雨水。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尙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官者。皆爲庶民。八月帝疾。文稱太后迎清河王子祐。章帝入。卽帝位。九月隕石于陳留。冬大水。雨雹。罷魚龍曼延戲。詔舉隱逸。選博士。行樊準上疏之言。

孝安皇帝

永初元年丁未

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屯田。

西域阻遠。屯田費無已。故罷之。

諸羌復叛。降羌布在郡縣。既

大爲寇掠。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冬詔鄧騫及校尉任尙屯漢陽。

以備羌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臣望謹按永初大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自是災異以策免三公。遵爲漢家故

事。嗟夫。夏商之興。以罪己而興。夏商之亡。以罪人而亡。災變之生。固變理陰陽者之過。獨不曰人主一身。爲陰陽之樞紐乎。人主心術。或有過差。九重淵邃。不可得而知也。而每驗之於天。君心有差殊。則天象有變異。人主之心。天也。敬其心所以敬天也。敬天所以自敬也。天之與君。脉絡無間如此。其可咎人哉。

孝桓皇帝

延熹九年丙午 永康元年丁未

延熹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臣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噪。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并寇邊。初。帝爲蠡吾侯。受業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立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自此始矣。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公卿以下皆畏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暝勸成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太原

太守劉瓊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帝大怒。詔下獄。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奏覽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宜求汝南太守李暲女不得。至暲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棄于市。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陳蕃上疏曰。陛下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嫉蕃。奏議輒以中詔遣。郤襄楷上疏曰。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竹枯栢傷。臣聞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瓊成瑨志除姦邪。而遽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責。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帝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祠。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乎。尙書奏楷誣上論刑。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捕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爲部黨。誹訕朝廷。帝怒。下郡國逮捕黨人。遂下李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皆懸金募之。使者四出。蕃復上書極諫。帝詔策免之。

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竇武上疏曰。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校驗。膺等誠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三木爲項手足皆有。囊更以物蒙其首。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

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十二月，帝病，文稱太后臨朝。實初立，御見甚稀。采女田聖有寵，后素忌，帝梓宮尙在前殿，遂殺田聖。寶武立，章帝元孫是爲靈帝。

臣望謹按：是漢延熹永康丙午丁未之一厄也。帝是時信宦官之讒，悉指名賢爲黨人，范滂而下二百餘人皆歸田里，禁錮終身。漢之名賢一網而盡。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黨禍旣起，名賢頓壞。漢之亡，基於此矣。是知人才以直氣伸，世道之不幸也。上之人不察其心而醜其直，於是乎刑誅及之。孟軻氏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范滂、李膺等之厄於宦官，厄於刑憲，非諸賢之厄，而漢祚之厄也歟。

魏主文帝姓曹氏

黃初七年丙午

蜀建興四年
吳黃武五年

黃初七年春正月，魏殺其執法鮑助，免將軍曹洪官。初，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西部都尉鮑助治之，請不能得。及卽位，助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助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助解止不舉。丕聞之，詔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

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等並表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助罪。帝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助。然後遣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責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夏五月。魏主丕卒。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旣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疾篤。乃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太子叡卽位。吳王權聞魏喪。八月。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冀掩不備也。已與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魏主明帝

太和元年丁未

蜀建興五年
吳黃武六年

太和元年二月。魏主大營宮室。百姓多貧困。司徒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偶舉切古越地越語云。勾踐之地北至禦兒。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三月。丞相

亮率諸軍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爲后。初。魏主叡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不得爲后。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紉還鄴宮。魏議復肉刑。鍾繇上書。遂不果行。

臣望謹按魏丙午丁未。亦數之一厄也。帝方以司馬懿受詔托孤。及代魏之天下者。司馬懿之子孫也。魏曹操以姦謀潛移漢鼎。司馬懿踵操故智。陰謀魏祚。世運之變遷。固如是哉。是以有國有家者。每欲戒堅冰於履霜。必智超物表。識照幾先者。可以察之。不然。將失人矣。

丙丁龜鑑卷之三

西晉

世祖武帝姓司馬氏

太康七年丙午 太康八年丁未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食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五月鮮卑慕容廆寇遼東七月朱提山崩隄爲地震八月

月京兆地震郡國大水十二月河陰雨赤雪二頃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食太廟殿陷四月齊國大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木壞廬舍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十二月郡國五地震

臣望謹按晉太康初平吳天下一統至是丙午丁未謂之歲厄不可然臣觀是歲災異獨甚前代何歟蓋太子立國之本帝以不辨菽麥膺儲副之寄女色戕性之斧帝以元年吳平二年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惟天生聰明時又表正萬邦不辨菽麥以之立身且不可況可使之君天下吳患已平晉憂方大而帝遊宴無度後宮至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導引帝車此何爲者夫天心仁愛人君故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不從然後絕之今災異甚矣而帝不悟昏德淫行傳笑外國至是鮮卑慕容廆每歲入寇亂華之階實啓於此孟軻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信哉

東晉

孝穆皇帝

永和二年丙午 永和三年丁未

永和二年 前涼張駿太元元年 後趙石虎建武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十年 後蜀李勢嘉寧元年

春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和有母喪固辭不起殷浩為揚州刺史夏四月朔日食趙

攻涼州謝艾主簿將兵破之時李氏據蜀稱漢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袁喬曰夫經略大

事固非常情所及溫從之十一月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溫等深入人以為憂惟劉

惔以為必克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但恐得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永和三年 前涼張駿太元二年 後趙石虎建武十三年 前燕慕容皝十一年 後蜀李勢嘉寧二年是年漢亡

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漢李勢輿櫬面縛詣軍門

降送至建康詔封勢歸義侯○夏趙築華林苑趙王石虎發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

臣望謹按晉永和桓溫伐蜀晉自南渡立國江左以蜀為首以荆襄為脊以淮為尾晉既失蜀將何以

圖中原歟桓溫以永和二年伐蜀三年平蜀而還亦可謂晉世盛事也臣固以平蜀之年亦為晉之厄

歲何歟兵者柄也人主大柄之所在也帝以溫英略過人授之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軍

事荊州刺史上流之勢溫既專制之而朝廷之尊反拱手於溫克蜀之後溫遂專制朝廷自穆帝既往

越及四葉皆俛首下心聽命于溫。寧康元年溫以大司馬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於新亭。都下人情洵洵。溫意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尙賴天意不從。溫以疾死。不爾殆哉。故晉永和丙午丁未不可謂非歲運之一厄也。是知富貴威福人主之操柄不容輕授非人誠有見於此。

孝安皇帝

義熙二年丙午 義熙三年丁未

義熙二年魏拓跋天賜三年南涼秃髮後燕慕容熙光始六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六年

秋八月劉豫遣將軍毛修之討譙縱。九月譙縱稱蕃於後秦。姚興拜縱為相國。冬十月論建議功封賞劉

裕等各有差。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十二月丙午月掩心在危。

義熙三年魏拓跋天賜四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慕容氏亡舊大國二南涼北涼

南燕西涼小國四新閏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何無忌言於裕桓仲文乃腹小國二凡八僭國

言仲文桓胤有謀皆族誅之。六月赫連勃勃自謂夏后氏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秋七月朔日食。

臣望謹按義熙元年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軍事。義熙丙午丁未皆裕都督日也。裕至是已蓄不臣

之志矣。卒之代晉之天下者裕也。謂是非厄歲不可。是以有天下者貴於知人善任使云。

南宋

孝明皇帝姓劉氏

泰始二年丙午北朝魏顯祖獻文天安元年

泰始三年丁未北朝魏顯祖獻文皇興元年

泰始二年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稱帝於尋陽年號義嘉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甲午內外

戒嚴遣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車駕親御六師頓中興堂六月大破賊子勛等並賜死宋主既誅子

勛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松滋勳上故殺之世祖宋主立其子昱爲太子先宋主無子嘗以

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

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益梁兗豫汝南六州刺史乞降益蕭惠開梁柳元怙兗畢衆敬豫殷孚汝南常珍奇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

淮北乃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

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

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汝南太守常珍奇亦以懸瓠

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出東道救彭城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

其糧道

泰始三年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枕尸六十餘里上以

敗書示興宗曰我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豫州淮西地冬十月宋以千金贖義陽王昶于魏十二月常珍

奇復歸宋珍奇雖降魏實懷二心劉勳以書招之復歸宋

臣望謹按裴子野論曰。昔齊威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宇內塞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蝨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獲肯堂。豈云易哉。

梁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

普通七年丙午

北朝魏明帝
孝昌二年

大通元年丁未

北朝魏明帝
孝昌三年

普通七年冬十一月。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二州刺史。
胡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所得纒七萬五千口。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亦甚哉。

大通元年春三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冬十月。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克之。慶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十一月。梁以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

臣望謹按梁之亡形始此。佛西方之法也。以中國之君而習西方之法。是中國不自中國也。侯景之禍。

是以終見餓死臺城。爲天下笑。惜哉。夫西方之地。可以西方之法治之。中國君臣父子禮樂刑政。人主日理萬幾之不暇。而梁帝以奉佛法。廢國事。幾何而不殞其身哉。

陳

後主姓陳氏

至德四年丙午隋開皇六年後梁主琮廣運元年

禎明元年丁未隋開皇七年梁亡

至德四年十月。陳以江總爲尙書令。時上荒淫於酒色。與總等文士十餘人。張孔二貴。紀共坐曰狎客。日夜賦詩飲酒。不恤政事。不虞外難。猝至。係至德二年事。今以總見爲尙書令。故附此。

禎明元年五月日食。秋。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呂公。北朝隋主議伐陳之計。隋主問取陳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召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之。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居效反。地藏也。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陳後受蕭巖等降。隋主益怒。謂高穎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拯。音蒸。說無反。語救。

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舳，陟格反；舻，音猛，小舟也。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與佛寺爲奴以厭之。厭，厭一陟反。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閎閱，競排詆之。詆，丁禮反。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疆，紀良反；界也。蹙，益羊反；畔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

臣望謹按：禎明三年，隋遂滅陳，則至德丙午，禎明丁未，豈非陳之厄歲乎？雖然，陳以是年爲厄歲，隋以是年爲興運，乃知隋不能亡陳，陳實自亡也。向若陳主因章華之諫，而反身修德，雖有百隋，無奈陳何。數雖逢厄，安能厄之。

丙丁龜鑑卷之四

唐

太宗皇帝姓李氏

貞觀二十年丙午 貞觀二十一年丁未

貞觀二十年三月乙巳。上至高麗。帝往高麗是時達京師。閏月癸巳朔日食。秋八月。上自詣靈州招撫。遣李世勣

至鬱督軍山。咄摩支。江降。夏王道宗兵渡磧。延陀拒戰。道宗破之。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

置官司。上納之。置六都督七州。以撫之。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九月辛亥。靈州地震。十月。貶蕭瑀為商

州刺史。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時上將復伐高麗。

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

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

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夏作翠微宮。修終南山太和殿宮為翠微宮。以上得風疾。苦於盛暑。立李素為燕然都護。統瀚海六

府。皋蘭等七州。七月。作玉華宮。立皇子明為曹王。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發江南人造大船。欲復征高麗也。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太宗因蓋蘇文弑君之事。故舉高麗問罪之師。宜矣。誅

其賊弔其人。置君而去之可也。伐之不克。不勝其忿。益欲發兵擾之。使不得耕種。是以暴禁暴也。吁。輪臺之詔。武帝晚年而有此悟。鴨綠之師。太宗晚年而有此失。遂使平日躬行仁義之功。反貽萬世不克終之誚。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哉。

中宗皇帝

神龍二年丙午 景龍元年丁未

神龍二年閏正月。太平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竟不視也。各開府置官屬。二月。置十道巡察使。三月。大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尚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奢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夏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上少解。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五月。葬則天皇后。后神龍元年十一月王寅。武三思使鄭愷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桓彥範瀧州。張柬之新州。袁恕己竇州。崔玄暉

白州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時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上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寺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敬暉於瓊州。彥範於瀘州。東之於瀧州。恕己於瓌州。玄暉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遂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骨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搥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編言世間。避太宗諱。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武氏廟以祈雨應復。

六月朔日食。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

安樂公主又言於上。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於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爲左右所殺。

臣望謹按唐之有大功者。無如五王。其大可罪者。亦無如五王。張東之。袁恕己等諸王。第知撥亂反正。廢武后復唐天下。而不知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能首爲唐室討罪人是也。且武以太宗才人。蠱惑

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遍四海九罪也。夫以故時宮嬪已髡首爲尼。乃移其鐘簾改其國姓。致干天位。負九大罪。則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兵旣入宮。當卽奉太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辭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於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今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號。以此見五王雖能反。正明辟。非因武氏之疾。勢有可乘。亦不敢動。是平日雖有戡亂之心。意氣忠果。而謀慮淺近。使禍本不除。諸武遺恨。焰然復發。卒之身受其禍。夫五王固無善始要終之慮。中宗亦豈有見遠識微之明。五王不慮三思之能反噬。中宗獨不思三思爲后黨。已與五王不共戴天之讎。帝不早殺三思。三思卒殺五王。旣殺五王。又謀廢太子。向非太子以矯制盡誅武氏。則唐未必爲唐也。首尾二三十年間。君臣虧義。父子寡恩。貽笑後世。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代宗皇帝

大曆元年丙午 大曆二年丁未

大曆元年正月。以戶部尙書劉晏第五琦理天下財賦。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

其可否。刑部尙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托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朝。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聽覽之煩。托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朝。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無得關礙。所以防壅塞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夷陵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門。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箝口結舌。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十二月。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掠。擅留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嫚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

大曆二年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魚朝恩奏以光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衛州進士高郢以并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

事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民以贖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等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臣望謹按。姦臣元載等用事。不使人言上達主聽。又反勸人主奉佛。真卿指言其利害。高郢歷陳其禍。福。覬帝之可與有爲。而帝終不悟。夫人主深居九重。苟非有假人言。則利害是非。邪正治亂。孰得而知之。有虞之朝。治號太和。以明目達聰所致。夫子不語怪力亂神。今元載乃蠹人主之心術。塗人主之耳目。欲以夷狄之教。亂中國綱常之理。可謂姦臣之尤者。臣故曰。亂臣之篡國。其禍顯而易知。姦臣之喪國。其禍隱而難明。

丙丁龜鑑卷之五

唐

敬宗皇帝

寶曆二年丙午

寶曆二年二月丁未。裴度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黨百計毀之。度是年正月自興元入朝。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多難以來。茲事久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宇。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整葺。然後可往。上曰。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五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其子延嗣。自稱節度使。秋八月。幽州兵馬使李載義殺朱延嗣。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十一月。李逢吉罷。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上遇害。樞密使王守澄迎江王立之。卽是文宗。率兵誅克明等。

文宗皇帝

太和元年丁未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尋復中變。處厚於延英極論。上再三慰勞之。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臣望謹按自古宦官用事。姦臣專權。未有不亡者。唐末是也。人主機務之暇。所當以儒生學士講論經理。及前代興亡得失。而帝日與閹寺克明等擊毬飲酒爲樂。此豈爲君之道。宰相所與共天位治天職。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播何人哉。帝以平章事擢之。播入朝。以銀帛數千萬計。遂得超擢。吁。鈞衡之任。如售牙贖之直。禁嚴之地。絕類談諧之場。身不殞。國不喪。臣不信也。故臣觀寶曆太和之丙午丁未。非天厄唐。唐實自厄之也。

僖宗皇帝

光啓二年丙午 光啓三年丁未

光啓二年正月。邠寧朱玫叛。寇鳳翔。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上爲普王。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令孜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李克用進逼京城。表請誅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令孜弄權。再至播遷。天下憤疾。李克用王重榮引兵追逼乘輿。上發寶雞。留楊晟。時正守散關。興元路口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煊。於云反又於問有疾。留驛爲玫所得。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二月。車駕至興元。朱玫以田令孜在天

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子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勅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政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闕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尙多，盍改圖以利社稷乎？蕭遘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孜出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四月，孜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煬權監國事。改正五月丙戌，有星孛於星尾。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八月，王潮陷泉州，幽州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爲留後。九月，有星殞於揚州。十月丙午，孜奉嗣襄王煬爲帝，改元永正，尊上太上元皇帝。以孜爲大丞相。十二月，孜將王行瑜自鳳州引兵歸京師，孜方視事，行瑜遂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師，士民死者蔽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煬殺之，詔以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

光啓三年，張全義初至，爲河南尹，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初東都經黃巢之亂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種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

臣望謹按禮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侮，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令孜

刑人也。不當近而帝近之。按令孜於帝。潛邸有舊。帝欲不忘令孜。賞之可也。而輕於爵之。祿之可也。而輕於信之。自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凡事一由令孜。故黃巢平後。諸鎮犯闕。乘輿播遷。皆令孜所致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柄。以大柄而付之闈寺之手。其悖逆也。固宜信乎。夫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後晉

出帝姓石氏

開運三年丙午 開運四年丁未

開運三年是歲凡四正月契丹寇定州。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秋。唐將王建封攻拔建州。王延政乞降。至

金陵。封爲鄱陽王。王氏二世七主。通六十年而亡。九月。相州張彥澤破契丹於定州。唐將陳覺攻福州。李

仁達兩嘗遣張名救之。破唐兵。十月。冊皇太妃安氏。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太后。契丹遣瀛州守將劉延

祚詐降。以誘我師。朝廷信之。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餽運者甚

艱苦。下勅榜曰。有能擒獲北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

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十二月。遇契丹於

中渡橋。王師不利。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開封府

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

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杜威與張彥澤。李守貞。宋彥名謀降契丹。威潛遣

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
喜。遂降。命軍中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
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
太后書。慰撫諭之。帝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契丹主賜晉王手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
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杜覽反。又徒澄。反食也。亦作啗。帝心稍安。上表謝恩。

開運四年正月朔。契丹至大梁。晉主與太后以下。迎于封丘門外。契丹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
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
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三月。契丹主發大梁。晉主與李太后馮后等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
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晉主在途。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
謁於路。相對泣下。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以晉主爲負義侯。
置於黃龍府。黃龍府慕容氏和龍城也。晉主後以壽終於契丹。契丹立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
時契丹主立翰爲節度而去。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

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爲帝。翰乃辭行。復歸契丹。

臣望謹按夷狄之與中國。斷斷然若天冠地履之不可易。首足之不可倒置。高祖親以臣子之禮事契
丹。又賂以中國土地。藉其兵力。取天下。是自養虎貽患也。後世子孫。兵不能強。國不能富。遽不肯臣事

契丹是編虎鬚而撥其尾。烏得而不反噬。宗祀顛覆。車蹕蒙塵。悔之何及。蓋晉非我中國也。以夷狄而居中國。非也。屈中國以事夷狄。尤非也。此晉以夷狄得天下。而亦以夷狄失天下也。

後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天福十二年丁未

天福十二年即晉開運四年六月。帝至洛陽。命防禦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禁。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帝至大

梁。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吾不忍忘晉也。帝名知遠。沙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祖

封北平王。四年少帝北遷。帝即位晉陽。稱天福十二年。按徐無黨曰。天福晉高祖年號也。自八年改。初爲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依舊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耳。初

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杜威

反。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

期耳。及食盡。威出降。城中餒死者十七八。時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並將校數

十人。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並重威家貨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

臣望謹按秦之亡。以嚴誅峻法。漢之興。以寬仁大度。自古易姓之國。興亡皆有其故。劉氏繼晉而興者

也。幽州之民。不當殺而帝殺之。張璉既降。不當戮而帝戮之。杜威罪大。不當赦而帝赦之。孟軻曰。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帝皆爲之。信乎。不能以長國也。

丙丁龜鑑續錄卷之六

宋

眞宗皇帝

景德三年丙午 景德四年丁未

謹按宋眞宗皇帝承二聖重光之業。值兩儀交泰之運。朝野晏安。民極蕃庶。卽位以來。勵精圖治。固當厄歲。變災爲祥。故日應食而不覩。星旣聚而遄伏。慶雲迭見。年穀用登。豈可概以厄歲目之。殆書所謂吉人吉其凶者歟。然前此地地震星孛。水旱薦臻。西涼侵擾。契丹入寇。倘非寇準主親征之議。則乘輿幾於播遷。宗社或爲之墟矣。厥後昧於聽察。惑欽若浸潤之譖。以致諂諛並進。故時有五鬼之譏。而乃謬述神怪。啓人主誇侈之心。遂祠泰山。祭汾陰。僞引天書。妄稱神語。殫土木之工。糜道路之費。警黎民。銜戎狄。亦豈持盈守成之道哉。武以若呼萬歲者三。若有景光者十二。嘗惑於文成五利矣。尋悔其非而誅之。夫天何言而復有書。眞宗旣知其非而惑於欽若。是尤甚於文成五利而不悔。又恐王旦之不可。乃曲宴而重賂之。則是臣以此欺君。君以此欺心。交相以此而欺天下後世。吾誰欺。欺天乎。故其流之弊。至於溺信方士。築神霄寶籙之宮。則其效尤卒。至於敗。是亦作俑之過。可不慎歟。

英宗皇帝

治平三年丙午 治平四年丁未

謹按宋英宗皇帝乃仁宗兄濮王之子。以無嗣而立之。自防禦宗正之命。以謙冲而屢辭之。及皇子之召。復畏托而進。其才固可見矣。卽位之初。遽得憂疑之疾。尋聽讒間。失太后之歡心。若非大臣匡輔。兩宮幾於成隙矣。故治平以來。雨暘愆期。災異數見。白虹貫日。彗孛如月。風霾震地。歲饑民流。朝綱漸紊。邊鄙失寧。中外之臣。以私害公。以邪奪正。未幾。宮車晏駕。儲君新立。富韓歐馬之倫。漸見疏外。安石惠卿之流。進矣。謂之厄歲。寧不信然。

欽宗皇帝

靖康元年丙午 靖康二年丁未

謹按歷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蓋自宣和以來。宴安日久。上下驕縱。徽宗恬於佚樂。留意華靡。惑法術技藝之能。耽聲色玩好之奉。信任非人。不恤國事。授蔡京以政權。委童貫以兵柄。命王黼朱勔之流。興土木花石之役。以致天怒人怨。財殫力竭。妖異數見。而不警。諫諍屢陳。而不顧。釀成傾覆流離之難。乃欲脫禍於子。自以爲高拱無爲。殊不知虎兇出柙。龜玉毀楨。又豈能逃其責哉。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欽宗以庸儒之才。當顛危之勢。利害莫分。優柔不斷。納种師道之言。而不能用。用李綱之策。而不能終。金人暫退。遽以爲安。而不急守禦之備。及其再至。乃束手就虜矣。可不惜哉。可不痛哉。嗚呼。生民何辜。而罹此禍患。故謂歷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

孝宗皇帝

淳熙十三年丙午 淳熙十四年丁未

謹按炎運中興。兩朝授受之際。君臣父子彝倫之道。亦已備矣。三代而降。其文物之盛。鮮見其比。詎可謂之厄歲哉。然自姦愴主和。朝廷厭兵。累世之業不復。戴天之仇不報。有可爲之勢而不爲。而乃含詬忍恥。儉安一隅。因仍立國。以娛歲月。使忠義之士。扼腕切齒。此上皇之失計。終於其身而已。孝宗雖蘊恢復之志。其中外之臣。銳氣已墮。而不復振矣。今觀丙午丁未之末歲。時有雨雹旱暵之災。而能側身修行。以禳之。故爲害亦輕。況國有大喪。人君躬行終服之制。亦盛時之一厄歟。

理宗皇帝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謹按宋自開國以來。都汴者九世。凡爲年一百六十有七。其享國最久。莫若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也。及南渡中興。駐蹕臨安者七世。凡爲年一百五十有三。而理宗享國幾於仁宗。夫豈偶然哉。仁宗當全盛之時。天下殷富。朝廷清明。規模宏廣。如四時春夏之交。萬物蕃庶。至於理宗之世。形勢輒隘。氣象委靡。時閉塞而成冬。萬物爲之孳斂。蓋年雖同。事則異。況當丙午之厄歲。水旱相仍。邊境多虞。時在位日久。怠於政事。嬖寵日盛。飲宴頻數。倡優伎術之流。出入宮禁。端平之政已衰。以彌遠有扶立之功。子弟憑藉恩寵。徇私廢公。以致三學之士。累上封章。方寢起復之命。未幾似道登庸。北兵寢盛。國勢日危。可勝歎哉。

續丙丁龜鑑錄序

世傳丙午丁未爲厄歲。予始未信。大德十年丙午。越郡水。明年丁未。吳郡旱。於是浙省命官出粟以賑之。既乃大疫。民遑遑往來就食。甚而鬻妻捐子。道路餓殍相枕藉。予時甫在幼。至今猶能記憶。後聞故老言。昔有著丙丁龜鑑者。備載其事。惜未見也。近偶獲是編。乃宋理宗朝三衢柴望所進。上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迄五代漢天福十二年。凡一千二百六十歲。值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撫前史災異兵變之迹。斷以禍患感召之由。其間災異之疏密。禍患之輕重。莫不係乎君臣之賢否。政令之得失。天理人事。瞭然在目。其憂國憂民之心。可謂至矣。然以宋三百餘年。五值丙丁。則諱而不書。予因輯而錄之。以補其闕焉。或者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豈二聖之德不足以彌耶。抑數之當然。而理不可以勝耶。予曰。不然。夫水之與旱。固關乎數。向非二聖之治。則其民無遺類矣。然世之災異。亦未嘗絕。故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言。熒惑退舍。下至州郡之守。苟能修政。則有虎北渡河。蝗不入境之異。其明效大驗。信不誣矣。矧洪範九疇。陳天人之應。具載方冊。箕子豈欺我哉。竊嘗怪六甲之中。爲午者五。何獨厄於丙丁耶。蓋必有其說也。嘗扣之陰陽家者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云。丙祿在巳。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奚獨歲爲人或犯之。亦大咎也。雖然。數固不可逃。而理則可推。歷觀前代廢興之理。概亦可見矣。傳不云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由此而知天下之安危。係乎一國之主。

夫在上之人而能側身修行。苟厄於數而不厄於理。則變災爲祥矣。不然。則固非厄歲。妖孽曷得而息。禱祥曷得而臻乎。有國者。可不鑒歟。可不慎歟。

至正二十三年乙巳重九日

續丙丁龜鑑卷之六

元

成宗皇帝

大德十年丙午 大德十一年丁未

十年春正月。太白犯建星。閏月。太白犯牽牛。復犯壘壁陣。晉寧冀寧地震不止。二月。太陰犯氐。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明日。雨沙陰霾。馬牛斃。人亦有死者。三月。歲星犯亢。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瀧山崩。漂盪民廬。溺死者衆。柳州及濟州任城等饑。夏四月。填星犯亢。廣東諸郡。吉州龍興道州柳州漢陽淮安皆饑。贛縣暴雨水溢。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雞卵。麥及桑棗皆損。真定河間保定河南蝗。五月。大都真定河間旱蝗。平江嘉興諸郡水傷稼。六月。太陰犯羅堰。土星犯亢。大名益都易州大水。景州霖雨。龍興南康諸郡蝗。秋七月。太陰犯牽牛。宣德等處雨雹傷稼。大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道州之武昌。永州之興國。黃州之沅。饑。八月。歲星犯氐。熒惑犯太微垣上將。壬寅。開城路地震。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王宮及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成都饑。九月己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復犯左。冬十月。太白犯斗。太陰犯畢犯井。吳江州大水。十一月。歲星犯房。太陰犯虛及熒惑。熒惑犯亢。氏。武昌路火。益都揚州辰州饑。十二月。帝有疾。太白見。歲星犯東咸。太陰犯氐。是年成

宗皇后卜魯罕伯要眞氏謀貶順宗妃答吉。與其子仁宗往懷州。十一年春正月丙辰朔。帝崩於正德殿。二月。武宗聞訃。自按台山至於和林。諸王勳戚畢會。合辭勸進。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后弘吉刺氏及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還大都奔喪。出居舊邸。成宗后卜魯罕恐武宗歸必報前怨。乃命取安西王阿難答失里來京師。遂與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作亂。推成宗皇后卜魯罕稱制而已。輔之時。哈刺刺孫稱疾守宿掖門。密持其謀。陽許之。夜遣人啓愛育撥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卒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王卽白於太后曰。大行晏駕。德壽兄薨。諸王皆疏屬。與兄遠在朔方。此輩潛謀不軌。變在不測。當先圖之。遂定計。誅阿忽台怯列等。而遣使迎帝。夏五月。至上都。愛育黎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乃搆皇后卜魯罕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賜死。執安西三阿難荅諸王明里鐵木兒等。亦皆賜死。遂卽皇帝位於上都。建州大雨雹。眞定河間順德保定等蝗。六月。太陰犯南斗杓星。汴梁南陽歸德江西湖廣水。保定屬縣蝗。秋七月。太陰犯亢。江湖大水。熒惑犯南斗。安西等郡旱饑。江湘湖廣江西河南兩淮諸郡饑。八月。江南東昌汴梁唐州延安潭沅歸澧興國諸郡饑。冀寧路地震。河間眞定郡蝗。隆平文水平遷祁霍邑靖海容城東鹿等水。九月。車駕至自上都。太白犯右執法。復犯左。襄陽霖雨。民饑。冬十月。太白犯亢。太陰犯明堂。杭州平江水。十一月。太白犯房。廬龍灤河遷安昌黎撫寧等縣水。太陰犯東斗。十二月。山東河南江湘饑。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至正二十六年春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海州地震如雷贛榆縣吳山崩是月我大明兵取高郵府夏四月我大明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六月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縣大雨雹紹興山陰縣臥龍山裂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徐溝縣地震介休縣大水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而落太白經天九月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龍誅之冬十月興化地震有聲如雷十二月滿城洛水和順崖崩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庚子我大明兵取松江府癸卯我大明兵取沅州路是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是月山東地震雨白鷺夏五月朔大名路白氣二道亘天大同隕霜殺麥山東地震雨白鷺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燄爍宮人震懼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於臨朐龍山大石起立九月丁酉我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大明兵取台州路時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冬十月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旣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貂高等皆叛之貂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

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第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將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貂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己巳。我大明兵取溫州。十一月壬午。我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大明兵取慶元路。戊子。我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大明兵取益都路。丁未。我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大明兵取濟寧路。己酉。我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東平路。丁巳。我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庚午。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



隨 筆 兆

洪 邁 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隨筆兆

宋 容齋洪邁撰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于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亙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于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于此。威帝終于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于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焱回。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于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太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悲。至于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熅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憎亂宗社。靖

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理宗淳佑丙午。元兵侵京湖。江淮州縣。丁未。邊警日至。奔閩廣。厓山宋亡。元大德丙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丁未。成宗崩。至正丙午。因亂。科舉取士七十二人。止是年不復開科。六月。汾州介休縣地震。紹興山陰縣臥龍山裂。七月朔日食。徐溝縣地震。有星孛於東方。丁未正月。潞州夜聞天鼓鳴。將早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五月。山東地震。六月朔日食。盡晦。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燦。宮人震懼。仆地。十二月朔日食。元亡。大明明年戊申。即位。改元洪武。宣宗丙午。即位。改元宣德。八月。趙王高煦反。大駕親征。九月。擒丁未。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大敗。虜不啻數百千計。乃棄交趾。成化丙午。術人王臣取寶江南。大擾。丁未。駕崩。嘉靖丙午。曾銑奏復河套。夏言主復。仇鸞不從。曾銑劾鸞。鸞黨嚴嵩反。劾銑言。言與嵩有隙。擬銑言結交近侍官律。下獄。丁未。銑言棄市。河套遂不可復。此失防邊之大機也。隆慶庚午。奄答僞降。封順義王。營建切近大同。安論河套之遠。且馬市之開。甚費財也。總而論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